

1945 年
创刊号



3 1558 3358 9

你說這個世界有公道的麼？何以強者凌弱，富則不仁，才可濟惡，偽能亂真，巧取豪奪的，畢竟佔便宜；安分守己者，不免於吃虧？那末，你說這個世界真的全無公道麼？是又不盡然。不平則鳴，正能剋邪，天怒人怨者，必然羣起而攻之；神人共憤者，必然為衆所唾棄；可見得公道還是有的。不過公道有時每易為物所蔽，則晦而不明，闇而不章，此柳子厚所以有「公道難明」之歎；但這是暫時的，迨一旦雲霧撥而天日見，則公道又顯現了。所以公道在客觀界是永遠存在的真理，絕對不會消逝的。

什麼是公道？「公道」是人世間必導的共有軌軌，是人類共同生活所賴以維繫的崇高信念，也就是人類締結社會的自然法則。順乎天理，準諸人情，折衷法意，同時亦為法意所折衷，故可以說是一種合情合理合法的道德標準，而為公正公允公平之總稱。禮運：「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這可算是人類建立至高無上的理想社會之綱領，也就是「公道」的極則。次之，俗語所說的「公道自在人心」，絕無虛而難憑之嫌，這因為正像古人說的「道不遠人」及「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以不待言而自明，不待明而自存，故但覺其切近而易曉，尤足為一般倫理的尺度。至於商事行為，百工

發 刊 辭

交易場所，「公道」二字更為習用，意思是說定價適中，是謂公道，過與不及，均與公道原意背馳。這雖是商場中人慣用的口頭禪，却不難用以衡量社會間的一切錯綜複雜關係的。

由此以觀，可見「公道」是確乎存在於人們心中的，人們所以不肯做公道事或說公道話者，只是私欲壅蔽着的緣故。現在，我們抗戰已經勝利了，這個就是公道的抬頭。但，我們還須艱苦建國，這已經抬頭的公道，不能再使它晦暗下去，自然要我們將障礙於建國途上的私欲掃除淨盡，然後方能使「公道」如日月之經天，如江河之行地，永久光明，沛然而莫之能禦。我們相信：人類至於今日，必須要發揮大仁大智和大勇來擁護「公道」，消除弱肉強食與貧富不均，以遏絕一切爭端與亂源；嗣以這，我們深信：基以民意的輿論是足以表現這種偉大的力量的。因此，我們

希望在建國工事行進中，一切能合乎公道，惟有更希望凡有言責的能多說些公道話，辦公事的能多做些公道事，這是本刊命名之由來。同人忝附輿論界之末，不揣鄙陋，也不甘自棄，謹願追隨同文先進，藉本刊以多說些公道話，以當芻蕘之獻。值茲發刊伊始，敢抒所見，幸祈海內賢達有以匡教之。

公道話

總算有了轉機

有人厭於看報，他說，翻開了報無使他大悲觀，天天聽見團結談判，而實際天天看到的是炮火喧天，東北的局勢，更是忽冷忽熱，一會兒戰雲密布，一會兒前途樂觀，但在老百姓呢，實在感到極點了，犧牲得够了。再要打下去，祇有同歸於盡，大家死光完結。什麼復興，什麼建國，如果發生內戰，怕一切都成了曇花一現。共產黨理由說得再好聽，如果啓蒙內亂，在我們老百姓心內，都認爲是

一個欺騙，祇是一個罪人。雙方越能讓步，越是我老百姓心中的希望與愛人。這幾天，看見報上載，國軍很順利地進入了瀋陽，葫蘆島；東北局勢已有了轉機，我們希望就此不再聽見一炮一槍的一切有了轉機，這一轉，也許我們苦了八年的老百姓才可破淚爲笑了。

算不清的血帳

爲了勝利，爲了大國民風度，投降了的日本軍民是那樣優待地集中管理了，他們優哉游哉無憂無慮地生活着，他們研究民主，研究改良思想文化，好像就從沒有過侵略中國的責任一樣。而且最近就開始要一批一批地遣送返國了。雖然歐洲在不容氣的審問殘殺虐待人民的德國戰時罪犯，東京也在一批一批地逮捕罪犯，我當局也提出了罪犯名單，然而那祇是限於罪大惡極的巨頭，而實際在上海或各當地殺害了我們國民的劊子手一類的憲兵隊密探之流，却一點兒沒有聽見檢問判罪，如果這些殺害我們千萬人民的惡魔，也讓他們平平安安遣送回去，那我們這些可憐老百姓的房子白燒了，生命白犧牲了。被酷刑殘害的人民是白吃苦了，即是爲了同情日本侵略者失敗後的可憐而限以寬大，然而我們這數不清的血債又將爲誰可憐？爲誰報償呢？我相信如果這班劊子手們不加處罰，即是生者可以原諒，那些獲得一個大國民頭銜死去了的國民，在地下也不會瞑目的！

提高經濟生活

由於最高國防會議的通過，最高經濟委員會宣告成立了，主席和宋院長在會中昭示我們的要點是改善民生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最近時期恢復經濟繁榮以及自力更生。這當然是我們全國同胞所切盼的，「自力更生」也是全國叫了很久的口號，然而怎樣「自力更生」呢？最大的要件還在政府與人民上下開誠佈公的合作，才能發生力量，才能更生，政府如果不能容納民意，不極力剷除阻礙經濟復興的貪官污吏，政治是永遠不會上軌道的，民生也永遠不會安定的，徒然責成人民「自力」自然不能更生的，其次人民方面，如果不誠心與政府合作，不奉公守法，以爲政府的事是別人的事，自然也不能發揮「自力」的，所以要達到民生能解決，必須要上下誠心合作，才能發生自己的力量，有了力量，才能更生。不然再有什麼好的原則大綱，也不過是空文章而已。

說大話的惡習

人生本來是有誇大的特性的，我們這一次看了上海人之用錢，覺得上海人尤有這種癖好。譬如說，明明是支出了一千元，却偏偏要說二十萬，其實，偽幣中心時代早已過去，那末，其名數自應依合法的名稱爲準，但一般人偏要說偽幣數字。揣其用意，無非企圖利用「升水」二百倍的一「利益」，來誇示他的手面而財富而已。按諸實際，此數用二百倍來折一下，豈非就是一千元麼？但，只說一千，似乎覺得太過寒酸相了！

何不看看自己

某大報在週復刊之日，有一篇特稿，題爲「失去笑臉的人們」，內容是描摹那一羣投降後的日本人，這真

是一個很够玩味的題目。當然，真有投降前的日本人，何等驕悍，何等豪橫，既要想吞嚥中國，且要吞嚥東亞，一旦變爲順子國所用，則其人首隨命，永遠笑不出來了。但是，我們且將「失去笑臉」的情形如何？照理，他們已失去的笑臉，那末，這一個「笑臉」應該有人收到的；不過，應該記住，我們有理由可以這樣說：過去，凡是走過廣大農村的人，似乎從未看見過一只真誠的「笑臉」，到現在，這廣大的羣衆，還是沒有一「笑臉」呢！

莫非天還未亮

續載某省主席，於津浦線一帶日兵投降後，勸人民募捐千萬元，施給日本傷兵，倘如果有其事，這便作風，幾將令人疑到：莫非天還沒有亮麼？

澆它兩桶冷水

倘若有人將自己身上完整的體膚，剝下一塊肉來喂一只惡狗，那只是狗，就是曾經惡狠地毒咬那個剝肉人的，這樣，世人必將驚奇那位以德報怨者的程度是超人事業！

魏特曼將軍指摘上海市上物價的漲風，曾憤慨地提出警告，說：如再一味狂漲，就要禁止在華美軍再踏進商店購物。

老實說，上海商人的猶太人化，我們既然看不慣，魏將軍那裏會看得慣呢？

同時，蔣主席也十分關切着如何抑平物價的工作，這無異給海派商人澆了兩桶冷水下去。從此，物價居然開始向下回跌，雖然我們的理想尚遠，但漲勢一時，確被遏住却是事實。

建國之道

靜

世界反侵略戰爭是結束了，八年艱苦抗戰是勝利了，現在橫在我們眼前的問題，便是如何奠定世界永久和平的基礎：如何建設新的中國。

我們大家受盡了八年戰爭的苦難，現在每一個人都會警惕到，今後的世界再不要發生戰爭，今後的中國再不要受人侵略了！因此我們每一個人在今天都是一個覺悟，即是我們要努力防止世界戰爭的再起，防止中國的再被人侵略。

但是，在世界戰爭結束，八年抗戰勝利後的今天，無論在國際間和我們自己國內，又都發生了一層森然的暗影。國際間對於某些問題的不協調和對於某些部份的矛盾之無法解決，已使五國外長會議不歡而散，已使遠東諮詢委員會不能向理想推進工作；而巴爾幹問題的錯綜複雜和東南亞以及南洋羣島各地方民族解放運動的依然遭受壓制，在在都會引起國際間新的衝突，因此有不少人對於戰後的國際關係，生起了新的悲觀之感覺。至於我們中國內部，抗戰勝利後各種措施之不能盡如人意，和最近華北衝突的表面化，更令許多人頓足長嘆，認為世界的和平並無多大希望，中國的和平統一和民主進步，也是異常渺茫。

然則我們對於這為我們全人類所不能脫離的世界和這為我們中國人所能脫離的中國之和平幸福的前途，是否可以從此絕望，而不再努力加以改造和建設，使世界從此能真正適合於和平人類的居住，使中國從此能富庶繁榮，獨立自由，不再遭受外來的侵略呢？——當然不是的！我們爲了避免世界人類大屠殺的再發生和中國被侵略慘劇的再展開，我們祇有不顧任何阻礙和困難，咬緊牙關，向着確立永久世界和平和建設富強自由的新中國這兩大目標前進。

可是在今天，許多人對世界和我們自己國家的前途，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悲哀，因此確有不少人在那裏低頭嘆息，甚至自暴自棄。他們覺得對於世界和平，無能爲力；對於新中國的建設，則因阻礙

太多，環境太壞，要努力也無法可以努力，於是便自然而然地趨於悲觀和消極。

其實這種想頭是不必要的。我們中國在目前世界進行之內，雖因軍事落後的緣故，還談不上能領導世界，對於世界和平，還不能發揮其決定的作用；然而這是一種把自己看得太渺小的近視，我們要明白，今後世界的戰爭，不發生則已，若再發生，一定從我們中國身上起來；因此祇要我們中國自己能振作有爲，能把自己建設成一個真正現代的國家，生產發展，政治清明，人民團結，實力充沛，非但不會再受人侵略，並且還能抵抗全世界再發生侵略戰爭的重要因素，我們國家的強盛獨立就是將來世界和平的中流砥柱，所以祇要我們能夠完成我們建設新中國的使命，便能爲全人類保障今後的世間和平。這是實情不是誇大，我們千萬不可小視了自己，以致忘記了自己肩膀上所負的偉大的歷史使命。

所以，在今天，不管世界的暗影如何沉重，我們祇要能完成我們自身的建國任務，便能這如所願的撥雲霧而見青天。

提到建國的問題，在目前不但千頭萬緒，令人無從想起，並且在各種不能盡如人意的現狀之下，又使人覺得前途的悲觀成份多於樂觀；在精神上受了打擊，在工作上便難免鬆懈了下來。這是目前一個極普遍的情形，已經毋庸贅言。然而，我們要曉得，在軍事落後的我們中國，經過了八年的苦戰，一旦戰事結束，無論在政治上，軍事上，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上的進步，決不能像結束戰爭那樣快。因爲本來政治、軍事、文化、經濟諸設施的改造和進步，是漸進的不是突變的，是一步步向前演進而不能一蹴而就的，所以今天的現象雖然在某一方面看來令人覺得悲哀，但從歷史的眼光看起來，不過是在這一歷史階段轉進到另一歷史階段的必然現象。用我們的努力，便可以使這一轉進的時期儘可能的縮短，這也就是可以使我們大家少受苦難，早

現在，整個華北都彌滿了槍炮聲，擲彈聲；百萬以上的大軍在對峙中，這在中國人民是多麼痛心動魄的一件事啊！「天也浩嘆，地也浩嘆，人也浩嘆。」（陶行知先生詩句），難道內戰真是不能避免的嗎？戰神真是中國人民不可擺脫的魔鬼嗎？若果這一場內戰真是不幸的打起來，所謂復員工作也就不知拖到什麼時候才能完成了，逃難的老百姓不知要到什麼時候才能回家了（因爲沒有船隻，想兵去了），物價又不知要漲到什麼程度了……想到這些問題，每一個人聽了內戰的聲音就如刀割一般，不知家裏國家大體的大人先生們有沒有爲老百姓設想一下，有沒有爲受盡了八年顛沛流離的難民們設想一下？

我

們

要

中國人受戰爭的痛苦還沒有受够嗎？單從民國十六年算起罷；我們國民革命北伐大軍兩湖大青勝利的時候，不幸國民黨共產黨分了家，從此整整流離了十年，江西湖南，赤地千里，喪失了多少人民生命？損失了多少國力精華？而日本軍閥利用了中國內戰的機會，就大步侵略進來，整個中華民族幾乎做了亡國奴。如果我們現在在抗戰而告勝利的目前，國共兩黨又打起來，雙方戰線將比從前擴大到多少倍？犧牲的人民又會增加到多少倍？內戰會延長到

日得到快樂和幸福。一人定勝天，歷史原是要人去推進的。

我們在這苦難沒解脫，混亂不會平定的時期，建設新的國家，自然還需要下一番披荆斬棘的功夫。並且我們也祇有如此，方能開拓我們國家的進步建設之路。倘然我們怕吃苦，怕磨難，我們便會寸步難移。而我們在開始我們這艱巨的歷史工作的時候，又必須以清教徒殉道的精神去刻苦磨付，但問耕耘，不問收穫，才能衝破層層的困難和障礙，以至於全功告成。請大家平心靜氣地回想一下，八年來的艱苦抗戰，我們究竟在怎樣的努力，怎樣的換取？在抗戰初起以至於後來環境愈來愈艱苦的時期，無論在抗戰的後方或在淪陷區的人民，無論是執干戈以衛社稷的將士和從事於其他種種抗戰工作的人，誰又顧及了環境和前途，又誰又顧及了個人的利害得失？唯其因為大家都能不顧自身的利害，都能不顧前途的成敗，一心一意，一登以殉道的精神來求勝利，我們的抗戰才能支持了八年，才能終於獲得了勝利。假使在抗戰過程中我們全國上下沒有一個必勝的信心，沒有祇求保衛國家的殉道精神，我敢斷言我們的抗戰便不會有什麼前途，當然更談不上會有今天的勝利了。而那些在抗戰時期畏難怕死，以及祇知個人的利害得失，不顧國家民族的人，便很自然地做了漢奸，還有什麼好說。現在抗戰勝利，在長長的建國途程上，我們仍然需要這種殉道的精神。而且，也唯有有這種殉道精神的人，才能真正肩負起建國的重任來。在政府的官吏，果然應該把自己的工作看作是修道士的苦行，在

黃金美人

黃金和美人，世人往往把它們連綴在一起，這一定是深解了社會心理者所發明，否則決沒有那樣醉人心意，配人胃口，而樂於沿用。這兩樣不同的名稱，連續而用，有什麼意思呢？說來可能有很多註解：(一)對於人們最富有威性的誘惑性，至少在現社會這二者是等量的。(二)人類的自然慾望，以物質享受和歡樂為極，這二者就是這大的目標。(三)能拿與魚，以兼得為快，這二者之或

人民方面，也應該把建國認為是種虔誠的信仰，大家能不受魔鬼的引誘，不起邪念，方能以底於成。

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種空洞的玄想，因為任何一種社會現象之發生與推演，却有其經濟生活的必然原因。今日中國的一切落後和不上軌道，以及今日中國全國上下還不能有一致的步伐努力於建國工作，自有其社會的經濟的原因，所以我們現在必須先將一切阻礙建國工作的禍根除去，才能談得上建設新的中國。這是不錯的。而且，我們正因為要趕快把一切阻礙建國工作的禍根除去，我們才需要這種殉道的精神。因為不成問題的，如要剷除一切建國的禍根，在個人必須要有百折不回的犧牲精神和絕對不為環境所支配的苦行和信念。在抗戰過程中絕對需要這種精神，苦行和信念，在建國過程中！！尤其在推進建國工作的初期！！同樣的需要。雖然我們不相信過去以及今日人世間會有真正的「超人政治」或「賢人政治」，但一個人到底不能自暴自棄，更不能不從好的一方面去努力。而且世界和國家這樣苦難的時期，我們的確需要大家都超人的理想和志氣，才能從痛苦的深淵中自拔出來。

建設新中國的時機今天正擺在我們眼前，這一時機誰也知道會稍縱即逝的，因此，我們現在立即需要許多不顧困難展開工作的人，是則我們便不能不大聲疾呼，要大家先以清教徒的殉道精神來努力於當前任何一種對國家有利的工作，否則在時間上要來不及了！

分或合，確有缺不可之概。(四)崇拜黃金，(五)崇拜鑽石，(六)崇拜世界黃金，(七)崇拜美國黃金，(八)崇拜美金，(九)崇拜美金，(十)崇拜美金。這四個字是

求

和

平

蕭明

換。不能徒作空言的。

總之，為着千萬萬災難的人民計，為着中國今

後，大家存心，內戰實不能不設法。只要國民共產，一舉而兩得，和平，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這些說話，以一個中國人的資格來說，實在有權要求國共雙方

什麼時候了中國民族中國人民將被舉送到什麼地步去？……問題有良心的中國人能夠想像的嗎？

過去的内戰和目前的戰端，以現在中國人的心情來說，目前都不想去細想，目前中國人最急的要求就是和平；沒有和平人民就不能生活下去；沒有和平中國也不能建國。現在中國小民的心理真是老老實實這樣想。

而且，「國共會談紀要」不是明明白白說的嗎？「一致認為中國抗日戰爭，業以勝利結束，和平建國的新階段即將開始；」「以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為基礎，並在蔣主席領導之下，長期合作，堅決避免內戰，建設獨立，自由，和富強的新中國。」這些說話，以一個中國人的資格來說，實在有權要求國共雙方

把光明帶到台灣去

關雄

台灣是接收了，淪陷五十一年重見天日，五百餘萬的同胞重回祖國的懷抱。這是我國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因為台灣收復的意義，不僅是收復台灣而已，而是表示我國國民革命的成功，民族主義的實現，反帝運動的最大收穫，八年抗戰光輝的成果。扭轉了歷史，劃開了時代，我們是應當如何的鄭重珍惜這在我國歷史上最光榮的新頁！

我們如何去把握這勝利的成果？就是看此後怎樣去重建我們的新台灣。收復台灣不單是收復一萬三千九百萬的領土主權而已，主要的是在於怎樣將經過五十年深刻殖民化的舊台灣建設為一個三民主義中華民國化的新台灣，這是接收台灣以後最根本，最複雜，而且是最迫切最嚴重的問題。在沒曾被日本吞併以前，台灣雖早已為我國開拓的土地，是我國領土的一部分，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環。可是大陸的封建農家國家並沒會將台灣在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統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封建的統治階級並沒會重視台灣在國家國防軍事政治上的價值。顯預的滿清政府甚至將台灣視作「化外」。這個時候，日本帝國主義在固已向台灣伸魔手。台灣的輕易放棄，固由於軍事上的失敗，然根本的原因，則應歸之於這種「封建農業經濟和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封建意識」。台灣被侵吞以後，就很迅速的夷為殖民地，原來的封建農業經濟滲入了殖民地經濟，

對於台灣帶來很大的惡果。五十年代的長久時間，使台灣完全離開了時代，尤其是使他們與正在革命過程中的祖國相隔絕，使他們不了解世界，不了解祖國，而深深的淪在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化壓榨的地獄中。這是今日建設新台灣的事業上給我們帶來了雙重的困難。我們不特要將台灣從殖民地化的陷坑中拯救出來，還要使他們從封建農業社會，楷中解救出來，使之領受新時代新中國的洗禮。而這個亦即是建設新台灣的真諦。

日本統治台灣是一切帝國主義在，統治殖民地最殘毒的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榨取，教育上的奴化和愚化，都無所不用其極。台灣人民大都屬於小農地主和佃戶，依憑着優越的自然條件自耕自食，亦未嘗不是海外桃園。自從日本佔領台灣後，就採取了一個苛刻的壟斷政策，逐漸由人民之手奪取了食鹽鴉片樟腦烟土和火柴等主要產物的製造與專賣權，最近因戰事的關係，更設立了米糧和蔗糖的統制機構。三井三菱等大財閥並進而奪取人民礦冶森林的利權，以及在半官方式統治之下，發展水電水產水利和蔗糖鳳梨的生產。這樣一來，於是一批小農地主佃農和手工業者，都變成了出賣勞力，在日本資本家剝削之下，討取生活的赤貧者。至於教育上所採取的奴化愚化政策尤為毒辣。台胞幾乎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得受中等教育的亦不過學生總數百分之二十五。中小學校且依據日本的殖民地教育政策，禁用中文，而且日文為唯一合法的應用文字。近來實施的所謂「皇民化運動」尤為奴化政策的極致。其目的無非企圖消滅我台胞的國民意識和一點殘留下來的古典傳統文化，完全變成日本帝國的奴隸和羔羊罷了。

台灣終於獲得解放了，但是所謂解放，並不單是收復領土的統治權，使台胞在政治上獲得解放而已，主要的是要從經濟文化教育上解放出來。五十年的殖民地生活，將我們的台胞絕大多數變成了赤

貧和無知，他們所有的祇是一個耐於苦勞的身體和貧樸的天性以及古典的傳統意識。我們不特在政治上應完全給以自由，還要在經濟上消滅一切殖民地化的的體制，更要在教育上使之近代化，中國化。建設台灣的初期，必須經過一個訓政時期，他們大多數不識本國文字，不理解祖國，更不理解時代。可是政治本身是需要絕對開明的，民主的。台灣今後的經濟建設，當然要同整個國家聯繫，成為中國建設事業之一部分，可是我們以為初期建設應當以台灣為本位，以增進台灣人民的福利為目標。

抗戰勝利也許來得太快一點了。我們對於接收台灣，建設台灣是沒有充分的準備，但這是不要緊的，祇是技術上的問題。我們認為最重要的，是有志從事台灣建設工作在於的心理上的準備。意識上的準備。我們需要有一種又積極工作上的精神；斷斷的志態，同時，還需要對於台灣具有一道正確認識，和把握着一種合理的原則和計劃。千萬不要把一套陳舊的習氣，沒有的渣滓帶得去。台灣所要的是光明，我們不要把暗陰投到那裏去。

台灣特輯

台灣，它是我國瑰麗的昇滿，自從陷入敵國鐵蹄之下後，它的命運一年悲慘一年。八年的聖戰，我國從艱苦的環境中一步步移到勝利的光輝。在今日，聖國勝利的歡呼中，鬼子的氣焰終於消滅了；台灣已如一個失蹤的孩子重回到母親的懷抱裏來。但，在歡笑聲中來追憶着痛苦的過去，讓仇恨種在心裏，讓它開花，結實，現在來敘述這受過敵人長期磨折的台灣現狀，該不會毫無意義的？！

過去台灣是怎樣一個狀況呢？

「配給組合」

這是剝削榨取的機構



黎明以前是黑暗

量大多都是減少了的。至於日人的分配量：規定自由職業者，每人每月得領食米三十斤，公務人員每月三十四斤，學生每月三十四斤。從這二方面的數量中，我們可以看出日人對台灣商人和學生的苛刻。至於油和糖的分配量，外表上是日人和台人一律每月一斤半，但台人有資格分配到手的，却不多。

服裝一項，自從昭和十八年（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八日起，敵人將台灣之阿里山，八仙山和羅東三大森林區的木料，指定為製造國防式的青年藍色布用途，這種藍色布製就的服裝，配給台人的規定是依照官階而不同的：委任官（即委任官）以上，

自從昭和十六年（民國三十年）六月開始，敵人的彌補國內糧荒，藉口充實軍糧起見，把全台灣產的米穀全部予以控制，成立一個管理和調節的機構，叫「配給組合」；這組織完全是敵人擴張勢力的機構，牠除有權力可以任意分配口糧外，還命令着全島台人將芭蕉園等地儘量刈除，改種米穀；至於改種米穀後所增加的收穫，台人却是無權顧問。講到食糧分配一項，台人和日人之間也有一個很大厚薄之分，根據該「配給組合」的規定辦法：凡是台人的，每一農民每人每月得領食米三十斤，商人每月十七斤半，學生和公教人員每月十九斤半。分配量雖是這樣規定，但實發的品

每人每年發給甲種國民制服一套，普通文官（委任官）教員事務員以及學生百姓們則一律配發乙種國民制服一套，但這種制服不但不易配給到手；有時配發到了，往往是日人穿舊了換發下來的。這幾年來，由於敵人侵略戰爭一年放下一年，國內經濟也一年枯竭一年，於是，台人的生活，在敵人重重盤剝和壓榨之下，完全是非人生活了。

「奴化教育」

全部為敵寇掌握

台民的教育完全是握在敵寇的鐵掌中的。

自昭和十七年（民國三十一年）起，敵人將台灣各級學校制度藉口加強組織起見，將所有公學校改為八年制的國民學校，中學則改為三年制，高等學校及各大學亦一律改為三年制。國民學校，名義上雖是學校，但經常作為駐紮軍隊之用，學生每日除上二小時課程之外，其餘則均被迫為敵國士兵服役，從事所謂「奉仕作業」。

至於國民學校自五年級以上至大學肄業生為止，除每日上課二小時外，其餘時間則派在軍中從事軍用品生產工作。同時，敵人又以促進台日文化為藉口，數年來關於日語的推廣，可謂不擇手段，凡是國民學校的畢業生，必須入青年夜校，每日補讀日文二小時，使即是四十歲以上的農民，也不分男女得強迫入夜校「研讀日語」，

台灣解放前夕

朱炎

直至能說日本方言為止。

由於敵人奴化教育的壓迫，台人對祖國的眷戀可說一天的加深一天。去年夏季，雙鐵第一次大轟炸台灣，台灣總督府文教局為檢討全台灣學生的思想起見，以一美機轟炸台灣的感想一為題目，命令全台灣國民學校學生作文，結果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學生，大同小異的對這個「感想」，表示好感，他們在文字中隱約指出敵國對台民的壓迫太厲害了，他們不怕美機轟炸，因為在他們的眼前，實在有比轟炸更可怕的威脅。總督府對於這一次測驗，是碰了一鼻子的灰；但因為人數太多，就這樣掩耳過去了。

「三大義務」

教育·納稅·血稅

敵寇為補救國內兵員不足，自昭和十九年起在台灣實行征兵制，凡台民年在二十五歲至四十歲止，都須服兵役，女子十二歲至四十歲止不論已未結婚，均須受突擊戰術訓練。至停戰前止，是項已強迫登記之台籍男子，已達海軍四十萬人，陸軍八十萬人，其體格不及格或有疾病者，亦須加入防衛團受訓，台籍醫生，則調軍中工作，他們一切的給養和待遇，都比敵寇為差。

台灣是整個沉浸在悲慘的命運中了，每一個台灣人，渡着漫漫的長夜。黎明的前刻，是天地間最黑暗的時候，不久，台灣將同我們這次聖戰的勝利結束而獲得解放。

天下無不明之長夜。台灣，它將如一顆失蹤的孩子重新回到母親懷抱裏來了。

敵人因為侵略戰爭的失敗已不可避免，為聯絡台民的感情起見，於昭和十八年十二月起，承認台民為日本的一皇民，接着是將台民各保甲改為「町內會」，下設「鄰組」，以延長官吏主持町內的行政。這組織的變更形式上是與日本國內的制度一樣，但實質上實是一保甲連坐法的實施。自町內會制度施行後，日寇對台民又提出一個口號：「國民三大主義」——教育，納稅，血稅，（抽兵）。表面上和雖提出一個人人有受教育是納稅服役的義務，但實際不過是這成日本壓迫，盤剝，奴化的工具。

至於町內會的小組織，則分（一）配給組合，設有站和分站，專司町內口糧的配給。（二）防務團。名義上是防衛，實際上是監視台人的行動，日寇派有工作人員秘密偵察。同時

緒言

自一八九四年朝鮮浪人受日本人所煽惑；掀起所謂東學黨之亂，我國為靜觀事變，進兵釜山，船至中途，被截擊，惹起中日之戰，我國海軍艦隊先潰，遼東半洲不旋踵而告失守，清廷屈辱求和，派李鴻章氏為全權代表，就議於被國之馬關，割及本與兵爭之台灣羣島，並在會議席上，李氏三次的駁議，終以強寇戰勝的餘威所迫，及清廷積弱與短視，喪日台灣羣島為虧蝕國庫餉款之洞，棄之不惜，乃於越年簽字於條約而割棄，數百萬台灣同胞，從此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備受蹂躪，五十年來國際人士，幾幾乎忘却此台灣羣島為我國領土之一部。到了去年十月一日，中英美三國偉大領袖會議於開羅，鄭重決定將台灣澎湖歸還我國，國際正義大伸，已失國土今日才重返祖國的懷抱，收復之後，政治建設，百端待舉，故我政府事先成立收復台灣設計委員會的機構，聞台人士亦有聞台協會的組織，作收復的準備，惟欲建設台灣，必先認識台灣，所以根據最近報上的記載，及民國廿三年的台灣年鑑，及過去官文書或私人記錄，列舉台灣各種事項於下，

一、沿革

台灣本島距我國福建海岸，僅為二百廿海里的水程，季節風間，經一晝夜之帆力，可以由此岸而達彼岸，天然成為泉漳，沿海漁民的守望所避風場，近年日本的學術界人士，有人指證：始於二一十八年派方士徐福率童男女數十人入夷洲查洲，以夷洲即為台灣島，查洲即為呂宋島，是我國人士最先發現此島也。又三國志吳主權黃龍二年，一遣將軍衛溫諸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查洲，夷洲查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先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意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入海行，亦有遺風流移至查海者，所在絕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遺，一彼時福建地域尚屬在會稽洲下，所謂會稽東縣人，即自溫洲沿海至閩粵的航海人民，衛溫等所帶還的人民，既未志出其

奇異服裝，如現在之生番，即是完全為我國人民之留寓者，這表示我國第一次用兵於台灣，為最先踏開台灣的武功新紀錄，歷史書頁翻至隋書東夷傳有：「大業之年（六〇五年）帝遣虎賁中郎將陳稜朝聘大夫張鎮州率兵，自婁義浮海擊之……使至琉球（彼時所稱之琉求，即為今日之台灣島）遣人慰諭之，琉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預戰皆敗，望宮室，厲其男女數千人，載軍實而返一，陳稜等所登陸的，又是一部的海岸，不同於衛溫等所征服者，這是我國第二次用兵於台灣，得有武功之紀錄也，到了元朝，有一設巡司於澎湖一之記載，這足以表示台灣羣島之最先踏履者，完全是中華民族先驅也，而該島土著的蕃族，有稱為「探度門」語系以與高山中的生番，有中介之交易者，血統上多具有中華，與馬來之混血，至於高山中的生番，目前已明瞭有七八族之異，均與馬來人種的血統相近，所有風俗習慣，又有原人時代之風味，沒有文化之可言，長為被征服之下級人種也，唐代初年設船司於泉州，商船出入甚多，經歷時間甚久，台灣只隔在一衣帶水間，野人生殖鮮少，沒有貿易之對象，所以只有一詞毗陵阿一島之名，長期沉寢下去。到了明初三保太監鄭和氏屢次率船下海，征服南洋羣島，各處首領君長，均有詣朝廷或邊疆，致賀獻者只有此島上之蕃族，不聞島外之風聲，始終沒有投到，所以飾以銅環，懸於頸項間，而以東夷目之，此島之所以單有我國泉漳民族，沒

認識

有他種語言系之民族者。實以明代中華，官官擾亂政治，倭寇頻年來襲，海盜如林道乾趙思齊輩繼之而起，沿海住民有被迫移入內地之禁令，漁民因生活所資，遂挂帆而越海，平民為暫避苛政，乃率眷以暫行。或買客國船破貨沉而久留，或海盜焚茂林為巢穴，車路裝璜，以啓山林，鄭芝龍則以南安之石井鄉人，出海依賴思齊為夥，而家於台灣者，當時之荷蘭船隊，於崇禎間為鄭芝龍所破，不敢窺內地者十餘年，彼時只有菲島（現時稱之為基那）及淡水之名，未有台灣之稱也，因在一五八三年有一葡萄牙航海者，由澳門北進途中於無意中踏上這荒蕪上，見自然植物的葱翠蒼鬱，高山峻嶺的連綿，近海有漁船的帆影，山間有原人的出入，使他高呼為「Tafelberg」即為葡語美觀之島。自是始得介紹於世界，列於太平洋島嶼中，而台灣之名為西洋人東所始稱謂矣。繼而葡萄牙人而至者為西班牙人（一六二六），在台灣北部之基隆，建築堅壁城都及山麓達泰尼達兩古城，繼西班牙人而佔台灣島南北部者為荷蘭人，在台南建築赤崁樓，有所傳佈教義及貿易商品，完全以我國的民衆為對象，到了明末（一六五三）延平郡王鄭成功將軍於北上北口，陸軍喪失之後，擊破艦隊，擊破及數萬的軍兵轉向此島以登陸，當他與荷蘭人決戰之日，其露布上有「之于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在鄭將軍眼中，台灣便已經是我們的先人故土了。所以奮不顧身，擊破荷蘭人垂三十七年的佔據，以殖民的漸進優勝者，而佔有之，彼時台灣的住民，尚不滿十萬人，故此招集光復人士，安置明朝宗室，其隨從之數十萬軍民，乃離開金廈兩島，盡移此美觀之島而寄居焉，於是設承天府於台南，稱之曰東都，不唯有明代小朝廷的設置，只有貫通台灣之南北部的陸路，以取聲息之相通，一面令軍民屯田，出為復興中原之基地，而滿清乃利用之以漢制漢之手段，引誘鄭氏的大將如晉江施琅輩之反叛，假以兵權，繼以爵位，鄭氏之傳統三代，延明祚數十年，及所經營之台灣，於是隨金廈二島之後，而歸入於滿清版圖之中，故此改承天府為台灣府，以爲兩省之屬域。迨康熙末年，有明遺民朱一貴之起義，乾隆中有台民林爽文之抗租，道光末年，有海盜

某之波擾，而清人所任用以此島而施征伐者，為晉江之真正色，流瀟之藍理，同安之李長庚等，其所募集的水勇與精營，亦均是不避風濤險惡的泉漳壯丁，事平并留台島為屯墾的大原動力，經此數次戰役，無移居於漳泉沿海有能力的居民，以殖民於此，隔絕不遠之大島也，至咸豐八年（一八五八）我國與英法交綏，法艦隊副司令格爾威氏率艦隊佔領基隆，旋南兵艦戰於天津，於是有一天津條約的締結，開台島之安乎，高雄，淡水，基隆四港為商埠，內政方面被迫而有台北府縣之設，將原有之台灣府，改為台南府，以應付外人的交涉，而新竹的島龍始為某英人所介紹於國際市場，漸次奪漳平縣的茶產出口地位而擴大之，迨同治十年，日本人藉口所屬的琉球島民六十六人，遭颶風漂至台灣東部，為生番所殺戮，開始向清廷提出抗議，要求懲辦生番，內當備的是頑固顧慮，遷移答覆，日人竟自行出兵直向基隆登陸，且佔有台北城，因為英法兩國所監視，乃脅迫清廷簽訂屈辱條約，承認其討伐生番為藩事，自此已兆其親伺台灣之野心了，清廷忽然獲報，任令福建船政局督辦沈葆楨氏，代理福建巡撫，擊州師移駐於台北，以真鎮壓強隣無辜的要求，并為剿辦生番，期免其再召禍亂，同代制定編舉五名及會貢三名，為台灣島的專員，設漳泉文化人士渡台，一方面壓迫生番等族向內山方面遷徙，一方面獎勵開墾農田，整軍經武，大有作為於一時，但是外患稍為緩和，協餉難得再撥，沈氏他遷，台局即為之沉寂，遷移至光緒十一年（一八八五），乃有劉澎湖等島附於台灣。而有台灣省之建置。派劉銘傳氏為該省巡撫，并添設台中府於彰化縣，指為省會，供運撫駐屯之所。因該城適在台南北的中點，便於軍事之指揮與民政之管理，兼避免為外侮所威脅，同時募款建築台北及台中兩府的城垣，以為防守之用，而台中府城竟以募款短絀，停止進行，不及十稔，全島歸馬關條約之簽訂，而易其所歸屬了。

二、居民

台灣島的居民中，有一部份居住於高山森林，度其原始的野人生活者，計有七八族之衆，血統類

台灣

似於馬來人種，大概由於南方各島嶼被漂流而至者，雖年代久遠，不能有所徵證，但其非本島原有民族，則係確論。生有率低下，進化率微弱，五百年來始經葡，西，荷三國人的統治，并與我泉漳民族互相逼處，互相進退，近由於日本人特種教育，仍無所改其嗜殺人類的野性，以改變其游獵的生活，以從事於農耕種植，所以人口稀少，鮮與山外居民交通，不能為宗教或政治的對象。目前雖有一十四萬餘萬之人口數，逆計在荷荷人的時代，則幾乎其小可知矣。而彼荷蘭人的殖民政策，一方面假傳播宗教煽惑，一方面實行其掠奪物資為目的，均在與我所留居於該島的同胞，互相衝突，此等留居於此島的泉漳民多數出於暫候季節風的漁民，與逃避一時苛政的平民，無政治上的特別見解。但以其具有矯矯獨立與強大的冒險民族性，不慣於異民族的管轄與壓迫，乃歡迎并引導鄭成功將軍率隊伍入台灣之南北部，把所有異種人驅逐而出之，彼時計算原住的人民數目，尚不及十萬人。嗣後經明清兩代鄭武功，軍民為墾荒而留屯，士大夫虛榮而移殖，二百五十年間，幾乎空泉漳沿海岸的鄉村民衆，盡向此島奔集。所以在割棄命令之下，台灣士大夫組織台灣民主國時統計人口，已增激增至三百萬左右了，嗣以抵抗力絀，終告淪陷，文化人士羣族以內渡，豪傑壯兒舉義以反抗，及此後繼續數十次的地方革命，犧牲於日本人的鋒鏑下者，亦逾五十萬人之衆，所以日人在民國九年舉行其佔領台灣五十年五年的第一次國勢調查的總人口為三百四十六萬五

千餘人，繼以民國十四年及民十九年的統計平均每年人口的增加率自百分之二點九，以至於百分之三點七，這是表示我泉漳民族在台灣在生育力最為特別強盛，到了民國廿一年做島的第三次國勢調查，總人口數為四百九十三萬二千四百三十三人，內中分別為：

- 台灣島人 四百四十三萬四千九百七十七人，佔百分之九十，
- 日本國人 二十四萬七千六百六十六人 佔百分之九點一
- 生 蕃 一十四萬四千八百八十六人 佔百分之三點九
- 熟 蕃 五萬人 佔百分之一
- 我國僑商 五萬二千四百人 佔百分之一
- 朝鮮人 二千五百人
- 歐美國人 二百人

這些佔總人口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台灣人，及佔人口百分之十的我國僑商，泉漳人佔百分之七十六，惠潮人佔百分之十四。籍貫雖有閩粵省俗之區，而所使用的語言，均一貫是閩南的廈門系，迄今論陷已將及五十年了，難以日本人的日語強化使用，而他們保持的廈門語系，尚屬完整，這是我泉漳的強民族性之特點，除了極少數的興亡祖輩，甘心為日本的奴隸，所謂「皇民化」的，如為巡查補，莊長，保正及甲長等，喪失其常之廈門語系者，共計不在十萬人以外，可見台灣人之有返祖國的願潛熱忱，數十年為一日。今茲抗戰軍興，日本人的壯丁被征調以從軍，外國僑民照約的撤退，所餘在島上居住者，盡是我泉漳民族之同胞也，依照上述最低的生育率計算，目前島中的人口，大概有六百五十萬左右的數目了。

三、地勢

昔日所稱爲台灣省，實包有台灣及澎湖兩羣島而言。澎湖羣島包括馬公澳等六十三個小島而組成之，位置在台灣，海峽中，距廈門島的正東約一百海里之遙，為通過台灣海峽的輪船及漁船的寄港地，且為中法中日兩戰役的海軍根據地，他的地位是在東經一百二十九度十八分三秒與同度四十分五十四秒間，和北緯之二十三度九分四十分與同度四

琉

球

人

梅 萃

研究琉球人，自然必須以他們的歷史為基礎。我們曉得他們的本化以及他們和日本人長期接觸的經驗之後，便可以了解他們許多文化的特色，以及日本人對於他們的同化政策，成功或失敗到什麼程度。

琉球人的歷史

一五九八年日本的豐臣秀吉逝世之後，中國沿海是有二百年的時間，不斷遭受倭寇的劫掠。德川幕府治下的日本（當時的將軍是德川家康），希望向中國發展貿易。中國不願意對日本開放港埠，於是琉球王國便成為日本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居間者，是琉球王國經常入貢中國，每一朝新王都經過中國皇帝開封，宣誓臣服中國，并且遵奉中國的正朔。在另一方面，琉球國王又在日本勸迫之下，代替日本和中國貿易，有時還把日本人喬裝琉球人到中國去經商，琉球人曉得他們自己和日本人不同，他們並沒有日本人的「天照大神」崇拜，還心心念念臣服中國的悠久歷史。

琉球國王建紫宮殿，朝門總是朝西！——因為中國在琉球之西，這也是表示「臣服中國」之意。這種臣服中國的悠久傳說，中國和琉球的歷史中均有記載。日本人只在最近（一八七九年以後）才取得琉球羣島的主權，他曾用盡一切方法去同化琉球人，在這一段短時間的琉球人民已披上一層日本文化的外表。

可是日本人除了施其壓服其他民族的慣技之外，並沒有別的辦法，目前的琉球羣島上，一切重要機關都在由日本本土來的日本人手裏，一切重要經濟事業都在日本商業組織控制之下，琉球人備受剝削的結果，都願遷移他處，以擺脫這種壓制。

日本人和琉球人的交惠

我們所要研到這些史實，是因為目前琉球人所處的地位極其重要，他們不但住在海峽要地琉球羣島，而且分散於日本委任統治地各島，夏威夷羣島，菲列賓，甚至南美（尤其是祕魯）。日本對待這些在他帝國主義侵略政府中最先歸的臣民，也和對其他臣民一樣苛虐。他們在表面雖然披上一層日本文化的外表，內心裏却因日本人作威作福的壓制態度而產生強烈抗日心理。日本人并且強迫琉球人移居外地，和後來對於朝鮮的策略一樣，日本委任統治地各島上的日本人，實際上有百分之七十是琉球人，其中大部份是佃農和工人，由日本本土來的日本人是統治階級，地主牧師以及比較重要的商人和實業家。琉球人和日本人的交惠有許多方面都表現得很明顯。西方人一眼看來，琉球人似乎都是日本人，但是我們只要稍加研究，便立刻曉得琉球人希望脫離日本人統治。琉球人在一八八五年才開始移居夏威夷羣島稍遲於最早移居的日本人，他們顯然是到那裏替日本移民做工的。日本人取得琉球羣島之後，便迫他們向外移殖。琉球人不相信日本人，他們曉得日本人是瞧不起他們的，因此他們多退居務農以自保。結果，便被認為落後的低劣，但是他們却在這種羣居生活中保持了本身的語言和習俗。上層階級的日本人和琉球人通婚的很少。如果有這種事情發生，這個日本人便會為僑胞所不齒，被排斥於日本社會之外，日本人稱琉球人為「懶懶多毛的吃豬肉者」。

這些被壓制者現在已經對他們「主人」表現反抗跡象，日本人在社會方面壓迫他們，在經濟方面剝削他們，同時在政府中以統治者的地位對他們作威作福。

台南，高雄三卅間之中央山脈的新高山是也。其最高出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之高峯者，尚有四十七座的山頭，是以供遊人之登高觀覽。

這些東中兩部大山脈，連綿橫亘在臺灣之東北部份，佔有全島四分之一的面積，而為生薑及薯蓣叢雜住居之所，難於利用為農墾之地帶。但在中央山脈之西部，則全與東部異其面目，相反的為遼闊的廣袤的大平野，土壤最肥，兼受有熱濕兩帶之氣候所賜與，農作物出產極豐，為米甘蔗及芭蕉之主要出產地帶，亦即是台灣島的寶貴主要之寶庫也。在北部以淡水溪為中心，展開為台北的平野，盛產米，茶及甘薯各種農作物。至於中南部包括大安溪，大肚溪，濁水溪及會文溪等的大河流為中心，展拓為自中經嘉義以至台南的廣大平野，這大平野寬約五十公里，長約有二百公里，面積計四千六百二十六公里，包括六百九十四萬畝的農作地帶，即前面所述之米甘蔗及芭蕉之主要產地。

常年最高氣溫，在七八兩月間，以百度表為標準，北部至卅一度，南部至卅五度，最低的標溫，在二月間，北部為十五度，南部為十七度。本島既跨熱濕兩帶中，於六，七，八三個月間，東中國海所發生之颶風的洶湧中心點，恆年周旋於菲律賓羣島，台灣島及我國之閩粵兩省所夾的海中，組成台灣島之雨季，但因西南季節風所颶揚，浪波前進，被東北部的山脈所隔阻，及遠東北冷風之排擊，變成豪雨，傾盆而下，故此台北地帶，雖不在颶風的洶湧帶中，而雨量反特多，每年平均為二千一百卅六點九公厘，台南為一千七百八十三點九公厘次之，台中為一千七百〇九點之公厘為最小，較之亞洲東南諸濱海地帶的雨量為最多云。

四、交通及港灣

台灣島的東部海岸，迫近於秀姑巒山與關山等高峻山脈的山麓，山脈的傾斜極大，山洪直瀉，斷崖到處峭立，海水阻深，風濤險惡，除稍近於北部的花蓮港，可以為時間性的通航外，完全是與世界隔絕的地域，西部海岸則以受北東與西南兩信風之循環的互為秩序性的推擊，不但延長數十里，廣袤無畏的砂岸，而堆積為無量數的砂丘，於海岸上歌

台灣幣制及其收復後之改革

林志方

台灣幣制佔領以前，貨幣制度極為複雜紊亂；當時雖以銀為本位，但是流至市面之貨幣種類多至百餘種。當一八九五年日寇佔領台灣之時，因為軍費支出浩繁，遂以日本銀行鈔票及輔幣使用於台灣，由是台灣流通貨幣更為複雜；嗣後日寇迭次頒布法令，改進幣制，台灣貨幣至是乃有逐漸統一之趨勢。

一八九七年日寇公佈台灣貨幣法，欲實施金本位制，但是金本位法與當時台灣經濟實情不盡適合，故仍舊通用銀質，而以金本位為計算標準，政府規定金與銀之比值，以一元銀幣為正幣。

同時復公佈台灣銀行法，創立台灣銀行，并會發行無記名式之「銀票」。一八九九年九月台灣銀行正式開業，特許台灣銀行有發鈔權，遂發行銀兌換券，即是一元銀幣的鈔票，當時日寇對台灣貨幣政策之根本目的，乃欲將台灣經濟置於日本資本支配之下。

因為昔日台灣經濟與中國根本相同，所以日寇不得不以一以金本位計算，而以一元銀幣為正幣之制度，作為改革幣制之過渡手段。時當一九〇五年台灣總督野村財政大臣稟議曾經這樣說：「依照本島以往慣例及其對岸貿易上視之，台灣之實際流通貨幣僅能採用銀幣。但本島上與帝國（按指日本）本土相接，以土地廣闊，戶口之多，實不容有獨立之幣制。在經濟上言之則更有以日本之關係密授之必要，若貨幣制度異，則與國內發生匯兌市價，而實質則滯滯之必然結果，有防

日本商工業對於台灣投資及發生其他障害，自甚明白。故貨幣制度應與日本同一而實際流通貨幣，則為銀幣及鈔票。」由此可知當時日寇欲改革台灣幣制，實施金本位，事實上的困難。當時台灣本島人相互間的買賣，及交換媒介及價格標準，均用銀幣，其為利便。但是台灣總督府收支，日本人相互間及日本人與本島人間之買賣，因為計算本位均為金幣而交換媒介均為銀幣的緣故，而發生記賬計算各科的困難；且金銀比價變動異常，遂助長市場投機結果，由於台灣總督及台灣銀行經濟之建議，施行金本位制度，故於一九〇〇年六月改革台灣幣制，命令台灣銀行發行「金兌換券」，除向政府納稅以外，禁止銀元通用。

一九三七年台灣廢止金準備制度，改為金資金融度，就是改用日本銀行券為台灣銀行發鈔準備，於是台灣銀行準備金遂移交日本銀行，換取該行鈔票作為發鈔準備金。而其計算辦法，乃按照是年所公佈之金準備評價法，根據此法，即以銀、台銀、鮮銀之準備金，暫以純金二百九十公絲換得一元之評價是。復因金資金融特別會計法之規定，日本銀行遂得將此辦法所得利益全部，繳交政府登記「金資金特別會計」，以充外匯之用途。當時台灣銀行發行之鈔票，分為一元、五元、十元、五十元四種，至於台灣銀行發鈔準備額，至一九三九年三月以法律的五十九號公佈將以八千萬元充之，并收發發稅年息三厘。但至一九四〇年台灣銀行發行之鈔票約有一億九千九百五十三元（一九四二年滿洲但其鈔票仍舊能通用於台灣，不能通用日本及日本統治下各地，最近該行發鈔總額已超過限制超出總數仍在二萬萬元以上，其通貨膨脹之趨勢已不可以遏止。

台灣貨幣概況如前所述，雖台灣收復後之幣制改進，應當如此處理，誠為當務之急，亦今日重要設計之一。願欲改進台灣幣制，自應斟酌緩急，舉其要端，當不外為：（一）如何處理台灣貨幣，（二）如何安定台灣金融，（三）如何推進法幣政策，應此順序，逐漸推進，祈求收回後台灣幣制之改進，能在風平浪靜當中安然渡過，自然不可能之事，茲分述如次：

鋪地面積在水深二十七尺與三五尺間有一千二百萬方尺。駁船浮橋十座。防波堤 八尺門長七百八十八尺。仙洞長一千另八十尺。修船渠一所。可容三千噸船塢一所。深九尺面積 噸級型二百萬方尺。運河水深六尺。旭州長二千八十四尺。田美港 長五千九百〇四尺。

對外通航定期路線十條，輸出品以蓬萊米砂糖食鹽及芭蕉為大宗。

高雄港近於台灣島之極南點，在高雄港口內開，位於東經百二十度十五分四十五秒及北緯二十三度三十六分五十六秒，高雄灣的西南一帶具有長連闊約三千六百方尺的砂嘴，為隔絕外內海之界，其中包有關約達四千八百尺及長有二十三里的水面上積一萬五千方尺的湖狀注入江，其西北端為山脚峭岩所結成的複後山與其北側露山山脚相隔外，南有三百六十尺闊度之港口，以與外海相通。本港係西方既擁有所遇天然防波的砂嘴，北西方又負有沿海岸而走的壽山山脚，故此地域間，可以遮蔽各種強烈的季節風，而使港中的船舶，可以安全旋泊之，又於北東一帶，有一涉一二十里的相連平野，無所謂流出土砂的河川之流入，真是具有一大良港之素質也，冬節幾乎不降雨，風向，通一年計算，以西北風為最多，北風及東風次之，而南風於夏季為特多，以鄰近於春秋季漸次減少，暴風雨每年自六月至十月間，屢屢來臨，平均氣溫為百度表二十三度，最高溫為三十四度六。

高雄港設備表

堤港長	四千三百三十尺	水深	二十七尺至卅尺	
起卸貨場地	四十四萬方尺	起重機	七架（內三架係新式的）	
駁船浮橋	十九座	駁船棧橋	一座水深廿四尺至廿七尺	
鋪地面積	九百一十一萬方尺	倉庫	二十三座	
面積	二十萬方尺	（內三座係以二層建築之）	防波堤	三千三百五十八尺
防砂堤	三千三百尺	港口寬	四百五十尺	
水深	三十尺	船塢寬	四百尺	
水深	十二尺至二十四尺			
運河	濶筋水深九尺闊一百尺長五千八百尺			

蘇澳港為在東台灣沿岸之一個魚港，且佔有最適當之地利，與宜蘭之交通有鐵道線，該港已容有

(一)如何整理台灣貨幣：吾人知道台灣收復後以吾國一省一區，其貨幣計度自應統一於國家同一制度之下，然後可使台灣與祖國共謀經濟之發展；而收回台灣貨幣之整理，以當以此為目標，求其實現。惟台灣收回後貨幣整理，首應注意者厥為：如何追回台灣銀行發行鈔票一準備金一與其如何處理台灣銀行之鈔票二大問題。按台灣銀行發行準備金，自一九三七年改行金資金制度以後，遂將該項準備金移交日本銀行，換取該行鈔票作為準備金，台灣收回後自應以此項日本銀行鈔票，根據以前日銀台銀比價，向日本銀行追換台灣銀行準備金原款，而將此項準備金提存國家銀行，即所謂銀行之銀行的中央銀行是。中央既存有該項準備金，便可發出鈔票，予台灣銀行，以便收回台灣銀行之鈔票。而中央銀行鈔票（以後稱為國幣）與台灣銀行鈔票（以後稱為台鈔）間之計算辦法，我政府應作明文之規定，而於其間之比價，必須斟酌台鈔及國內之經濟狀況物價情形加以比較合理規定。另外一種辦法欲追回台灣銀行發行準備金，須在台灣先發行國幣，以收回台灣銀行鈔票，然後以收回之台鈔總額作為憑證，向日本政府追索於儲於日本銀行之準備金，此項辦法，乃欲預防日於撤出台灣時，將作台灣銀行準備金之日本銀行銀票全部提走或燒毀之故。但是此項辦法尚欠妥當，因為於收回全部台鈔，須要相當時間，若待全部台鈔收回後，再向日本政府追索準備金，難免有失時效；故不若事先向戰後國際和平機構，提出要求日寇承認先付準備金額。我政府應搜集台灣銀行各種憑證，以為該項之準備，使二億元以上之台鈔，獲得保證，免我六百萬同胞，蒙受重大損失。

(二)如何安定台灣金融——欲謀收回台灣金融之安定，必須注意的有三項：(一)限期收回并取消台灣銀行鈔票，台灣收復後我政府不應即刻明令禁止台灣銀行鈔票，禁止台鈔在市面流通，而即完全使用國幣。因為此舉足使日寇獲得實際之利益而我六百萬同胞反受莫大之損失；推之至極，且足以引起物價之波動，人民生活之不安。故欲使戰後台灣金融安定，免除經濟紊亂之惡果，必須採用限

幣，一方面收回台鈔并進之下，可使台灣流通貨幣數量，在短期內不致發生極大變化，經濟社會之籌碼，自不致有過多或不足之現象。政府更可運用發行權利，適應實際需要，以安定社會經濟及人民生活。惟國幣對台鈔之收回，當以不斷的換發，愈速愈好為原則。凡盟軍及國軍所攻佔之地，均可隨時成立兌換國幣之金融機構以迅速收換台鈔之效。(二)限制台灣國幣流通範圍，并防止外鈔之湧流入。台灣收回後，台灣規定比價，逐漸由政府收回，換發國幣，并限期取消之，但是如果政府在台灣發出國幣流通範圍不加限制，而國內鈔票或國外鈔票湧流入，均足以使台灣流通貨幣復雜化，而至擾亂台灣之金融，因此政府須暫時限制台灣國幣之流通區域，僅以台灣島內為限，并且須禁止島外鈔票之輸入。詳言之即我政府在台灣發行之國幣限制使用於台灣。(三)如何推行法幣政策——欲加強收復後台灣對國內貿易之發展，必須推行法幣政策，欲謀收復後台灣本島經濟貿易之發展，亦必須努力推行法幣政策，收復後台灣島內應一律通用我中央銀行所發行之鈔票，藉以促進台灣與國內相互貿易間之便利，并使台灣與國內經濟相配合，相互協調。所以政府應對台灣設立國家金融機構，推進法幣政策，以達成此項重大之使命。首先吾人以政府應在各地布置國家金融系統網，以協助政府之施政，并藉以發展台灣產業。同時，亦應使台灣銀行重新設立，作為台灣地方銀行，扶助台灣農工商業的發展。但是台灣銀行在一律通用中央鈔票原則之下，應即停止其鈔票之發行權，所有台灣島內其他各家銀行均應向中央銀行繳足準備金，換取國幣，而島內其他流通券，均應限期使令各自收回，以免擾亂金融市場。在中央貨幣整理完成之後自應隨時規定台灣與國際間外匯之比率，但須與國內情形相互合，有一致的規定，如是乃可收統一外匯之功效。

總之台灣貨幣制度之改進，其目的乃在脫離日寇經濟集團之羈絆，而實現與吾國共同之貨幣計度，使其在經濟上貿易上與國內匯於一體，共向民生主義經濟途徑發展。

水深六尺至九尺的錨地，面積六十六萬方尺，海岸起落貨石垣長三千六百尺，護岸石垣四百尺，例年以自十二月至翌年四月為魚業最盛時期。魚船之入港從泊數，一日開當達百數十隻。

海口船塢為適應台灣島極南恆春地方之交通及水產業發達之急務，凌濤水深六尺至九尺，面積二十一萬方尺。望西側與南側築造有一千尺長之防波堤及一千尺長之防砂堤，而護岸石垣長有一千一百尺，其排水溝亦長到一千尺。

新港港船，昔日為我國底定生番新開闢之港。近年為應於東部台灣之開發，而設備有水深十二尺的船塢，面積五十萬方尺，繫船岸長二千尺。護岸岸三百尺，東西除浪堤長一千二百尺，可以收容小型魚船四十隻。

花蓮港亦在東海海峽與蘇澳岸有一百廿公里的汽車站，在港北四公里遠之地方，築東防波堤四千尺，及西防波堤四千尺，及西防波堤六百尺，填濠水深二十三尺長五千四百尺的水路及具有水深二十三尺面積二十八萬方尺的船岸，繫船岸一千二百尺，海岸石垣長一千六百公尺。

陸上交通為我國領土中最先築有鐵路者，同治末年李鴻章氏在上海與滬築造中國第一條的鐵路，受清廷的嚴重譴責，從彼處間拆移轉來台灣，築於基隆新竹，毀長約六十哩，即不再行展長，論稱後經台灣總督府的積極推展，由日本國庫撥負荷全路的經費，於卅三年間的努力，貫通中部的都市以及聯繫南北四大商港之要道，乃告完成，長有二百五十二哩，近年南延至恆春，東展玉湖卅及其他重要之支線，合計官營鐵道有五百四十九哩，此外因各地新式製糖廠之設立，為謀甘蔗園之管理與運輸，負有某部段的搭客及載貨私營鐵道，長達一千四百十八哩，及開闢業務上的交通與運輸，尤其開採石炭礦的輸送，用有輕磅鐵軌的輕便車路，屬於私人建築者，長達八百二十五哩，至於近年各都市間之交通，均築有汽車公路，亦有相當之里數。

五、重要農產物

A 糖

台灣淪陷已歷五十一年，受敵奴化擄取甚劇，而今重歸祖國，而目全非了。雖然如此，台灣半數以上的漢族同胞，還是一日未忘祖國，台灣的解放與祖國的解放是不可分割的，台灣在祖國的地位也是日形重要的，故台灣是中國的，也應該是中國的，開羅會議對台灣歸還中國的決定及其實現，正符合正義，同為中國和台灣人民所一致歡迎。

收復台灣，對國中可說是收回了一筆大財產，但也是加在我國肩上的副重担子。

怎麼說是一筆大財產？台灣在半世紀以來敵人的積極經營下，經國防與經濟的發展，都斐然可觀，不但國內沒有一省能與比擬，它甚至可在整個祖國的事業中佔一相當比率。例如，台灣工業人口已佔總數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以上，而國內的工業人口尚不及百分之二十；台灣在一九四〇年已築鐵路長九八八餘公里，公路長一五、三、七六公里，而國內在抗戰之初，鐵道長一〇、五四六公里，公路約長十萬餘公里，為一與十之比；台灣一九四四年歲入預算四億八千餘萬元，而國內二十三年歲入預算為七億七千餘萬元，照日元膨脹指數折算，亦可達一與十之比；台灣的輸出入額在一九四〇年為十億餘元，折算後可抵國內二十二年出入口額十九億餘元的比率更大。至於台軍軍事設備的強大，既台灣已被日寇看作是一向南洋發展的扇軸一點，亦可想見。敵人在台灣建設機場、軍港、建築的軍港有高雄、基隆、淡水港、花蓮港等，而且還建有頗大規模的飛機、造船及軍火等工廠。所有這一片大好的資源、工業和軍備，都將隨敵人的投降，全部歸我所有，而不致有任何的損毀。

怎但麼說又是加在我國肩上的副重担子？台灣是控制中、西南太平洋的重要據點，又是我東南海疆的唯一屏障，過去既因我國的落後，使它陷入敵手，成為太平洋白浪滔天。我海疆無一日安寧的

禍根；今後如再不從我國加以利用，太平洋必仍不太平，我海疆必仍不得安。其次，台灣的現代化建設，比祖國任何一省都還為進步，但台灣的民族血統和民族氣息却漸被沖淡窒息了，祖國必須從頭撫育和教導他們，使他們繼續進步，為祖國貢獻一切。而且，台胞久處牛馬生活，一旦解放後，所期於祖國的，是能使他們呼吸民主自由的新鮮空氣，度其人的新生活。就是說，我們必須保持和發展台灣的進步，並以祖國的復興和強大，來扶植台灣的重生，我們的責任，真是重大之至。

注重台灣的建重

魁生

因此，今後重建台灣，正由於我們所收回的是已經相當現代化的財產，而收回後又仍須促其繼續發展，那末，我們就必須有能利用和經營這筆財產的具有現代化頭腦的人才，當此重任；亦即須慎選大員，以治台灣。其次，正由於台灣的現代化是建立在同胞的被奴化被榨取被分化的基礎之上，而解放後又應使其建立民主自由與幸福的新生活，那末，我們就必須合理的確立對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負此使命；至這些政策應該就是三民主義的政策。最後，正由於台灣比

祖國任何一省都還為進步，且是軍事重地，其國防能力亦最雄厚，那末，我們就應研命發展全國的工業和國防建設，裨能領導台灣現代化的更大發展，和利用台灣基地，以固海疆，增進和平。

台灣的重建太重要了，請當局重視！

請批評指教！

在一六二四年荷蘭人佔據時，亦係以砂糖為台灣之重要貿易品，至鄭成功將軍時代，特別鼓勵甘蔗之種植，期以增加產額，至一八八〇年，輸出額達一萬四千一百五十萬磅，在我國之沿北海岸與日本國，即遠至歐美等國，到處暢銷，是為輸出最盛時期。後以歐洲北部甜菜糖之勃興，繼以巴西與爪哇糖業之出產，品質不能與之角逐於市場上，價值遂日低落，因受重大打擊，而漸次衰微。到了淪陷之年，僅年產八九十萬担之粗糖而已，且栽培之方法與製造均踏襲舊傳統之習慣，不見有何改進，而日本國內每年需要輸入四萬担之糖量，有百分之六十須向海外諸地購入。所以台灣總督府致力於島中原有之糖蔗，選擇其品種及與以改良之栽培方法。分折其必要步驟有四，其一，為蔗種栽培法改良，其二，是蔗糖法及製造法改良，其三，人人灌漑之應用，其四，新土之開墾，及蔗園之拓展等，更為分區限制設立製糖工廠，與其區域中甘蔗產量於配合，避免爭奪購置原料之糾紛，而有以制止甘蔗農戶之份外利圖。

所謂新式製糖工廠者，是裝置有三種或四種之榨壓機，及效用罐，結晶罐，分密機，汽鍋等，得以大量壓榨甘蔗而得生產最高量之砂糖，現有是類工廠四十六所，資本金共有二萬萬二千萬元，作業能力每日達到四萬三千五百二十八噸，年需用甘蔗原料九千一百七十萬担，裝出砂糖計有一千二百三十三萬担，平均為甘蔗重量之十三點四五，較之臺灣各縣目前舊蔗所得出之砂糖，僅為甘蔗重量百分之六，相差達二倍以上，此外則利用新式原動力以鐵輪壓榨，甘蔗的改良糖廠十三個工場，資本是四百萬元，每日有作業能力一千二百五十噸，及不再候溶解粗糖，經過化學的漂白後以供精糖之製造，而於裝置中間，接有一部機械，藉旋轉順序，用硫酸法，直接漂白，甘蔗汁和製出白糖，結粒粗大而透明，較諸國產出品，不惟無遜色，且有以勝過之，所作耕地白糖者有製糖工廠十所，作業能力每日有八千五百噸，年出產糖量計有，一百九十九萬担，更合於以舊式未改良之糖廠，凡有四大部份，每年產出的糖達到一千九百七十七萬担，及糖糖三百六十八萬担。

若在左右世界砂糖市場之玫瑰糖及爪哇糖，互相比較其每担的生產費，則台灣糖每担生產費，合原料費、製造費、販賣費、營業費五七點〇元，高於玫瑰糖之三五點八元，而低於爪哇糖七點四元，每年在台中消費砂糖達八十四萬六千五百六十六担，平均每人消費砂糖量達十八斤半。

B 米

台灣米常年產額價值達一萬萬元以上，在二十年前米的產量，每年平均為八百一十萬担，豐年達到九百萬担，僅能供給島中的消費，不能供輸出方用，經十年間高墾墾土地，利用水●，增加其耕作面積，及留種之改良，肥料施用量之激增，一躍而達到平年為一千二百六十萬担，豐年為一千五百三〇萬担之本量，最適用水稻栽培地帶，其中以台北、宜蘭、平蘭、桃園、中歷附近，新化、原林、豐原、鳳山、屏東、潮州等地方，為主要米產地，民國二十一年的出產量為一千六百八十萬八千五百八十八石，而所耕作之單期與二期田方面積共為九百九十三萬一千四百五十六畝，雖有如此之收成量，但被強迫輸出於日本者達一千〇五十五萬石，價值六千三百〇七萬四千九百八十九元，以查救濟日本國食米之不足，然以近二十年所鼓吹已經改良與移殖成功之蓬萊米，品質與價值均勝過於原來之米種，而台北、新竹，及台中成下之單雙期耕作田段，最為盛況，但蓬萊米之種期較早，或熟期較去，利便於單期耕作之田段佔去他種稻水之種植，因而影響他種米之收成。據民國二十一年調查冊上所載，蓬萊米的種植面積計有二百八十一萬二千一百四十九畝，其單期耕作方田地佔有百分之六十點九，所有收成總量五百二十九萬六千九百九十石的米，單期田段佔有百分之六十四點二，悉數為輸出口之物品。台灣島不能留以自供，備為他人之辛苦與忙碌而已。

C 茶葉

台灣的茶葉，自一八六五年經人戎當氏介紹於國際市場以來，即年有豐足之進步，但以茶工入之缺乏，當時將粗茶輸送出境，再行加工製造，即所謂烏龍茶是也，後以台灣總督府注意用科學方

氣味，加以新式之裝備，在第三次國際調查上，年達二十四萬担之多，輸出額達一十九萬担，價值在一千萬元以上，亦是台灣輸出品中之大宗，茶之主要栽培，限於台中州以北的地帶，以台北、新竹、二州為適宜，其他季節茶葉的產額之百分比，春茶佔四十五，夏茶佔二十七，秋茶佔十七，冬茶佔十，茶園之全面積為百分之五。

製茶亦是佔台灣島輸出品中之首位，而以為龍茶輸出於美國，色種茶輸出於荷蘭屬的東印度羣島，近年來有紅茶之製造與印度之錫蘭島的紅茶，并認齊驅，向英國本部輸出之。茲列其民二十一年三種茶葉輸出的數量及價值如左：

- 烏龍茶 七萬六千六百五十二担， 價二百八十三萬三千一百六十一元。
- 色種茶 九萬二千五百二十一担， 價五百八十九萬四千九百九十五元。
- 紅茶 一萬〇二百八十九担， 價四十三萬六千一百二十七元。

E 甘薯

在本島的重要農產物中，有耕作面積次於甘蔗，而實生產物價值次於米，佔居第三位之甘薯，俗稱番薯是也。無論在山地或低地，均可擇其地段，不分時季耕作。主要產地在嘉義，台南，屏東，屏東方面，種類以原有之鐵線藤，趙州，烏葉等種為貴，及近來以獎勵生產，新從島外輸入之白荷蘭，之地，蘭絲普三種，與農事試驗場擇種育成之台農三號，台農九號，台農十號等新種，後三種較為多量之收成，所以普通種植者，用途與麥同為台灣島人唯一之補助食物，以救濟米糧之不足，故其耕作之面積，達到一百八十五萬四千一百七十九畝，收穫量計有二千八百六十五担，價值在一千九百卅七萬三千〇四十七元，且每年均有新開之耕作面積，期保持其逐年增加十分之三之趨勢，以供應於切乾薯之輸出等，此種切乾薯專為輸出於日本國內，供酒精醱製製造之原料，常年在五十萬担左右，有達六十萬担之最高紀錄。若然有東三省高粱的比價輸入，調節之，則有逐年需要漸增之傾向，不得不再採奪農戶之日常食糧，以供應於輸出商之手

似此大量之輸出，要有生養重增產二三百萬担，才能應付乾薯之消耗而供日本酒精專賣之唯一原料。

F 鳳梨與柑桔

鳳梨之主要產地，在於高雄州的山地，生產狀態，因每畝種鳳梨之視益，約達到一百二十餘元，較勝於甘薯及本島種米之種植，據報告冊上所載，已經種植鳳梨之山地面積，已滿九萬畝，收穫七千九百餘萬個，價值在二百萬元左右，計拓展至耕作面積七十五萬畝，每畝植一千三百株，五年間完成之，可得五萬三千四百八十萬個，除島中每年食用十萬七千個，尚剩有五萬三千四百七十萬個，每個平均重二市斤半，得裝入三磅罐頭，為五萬三千四百七十萬罐，價值在一萬萬元以上，

此外有運輸出口之價值，年達二百六十一萬元者，為果實中；柑桔柚等。此乃多數種植於本島之北部的傾斜地及旱田等，因有較適宜之氣候風土，所以產生優良的品質與滋味，年收穫五十萬担，計佔栽培面積達六萬四千七百畝，其主要之種類為：台柑，雪柑，桶柑，白柚，文旦，斗柚等，桶柑以產於島北，以為良果，特於台中州之員林，與新竹州之新埔為最有名，最近島中州之南投，亦出良種，文旦，與斗柚，全島各地都可以產出，其最有聲譽者，為台南州麻豆之文旦，又同州西螺之斗柚。

八、收復後的意見

台灣島的淪陷，已經有四十九年之時間，台灣居民所身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剝削，及施行殖民政策之壓迫，普及日語之運動，強制改姓氏，滅神宇之行為，在之使國性之毀滅，較為快速，以與我島之民族脫離此種關係，固為無限之痛苦，但以島中的軍警政法機關，各有其自己的利益，不於紊亂，或越俎代庖，所以政治清明，手續簡單，法律劃一，時間經濟等習慣，亦使島中的人民耳濡目染，成為生活上不變的氣質，最感棘手者，為接收台灣學校問題，在十三年前既有學生三十二萬餘名，加上小學校中召生的數目，約有三十五萬正在受學中的兒童，此則為比較轉移台灣中政治社會工業教育之原動力。若以教育上之慣例，四十名兒童

戰時怪名錄

鴿子

小引

抗戰八年，當最後勝利降臨之前，因土地淪陷而人事全非者，所在多有。久而久之，乃有一種向所未聞之怪名詞出現，流行社會間。夫名詞為某一種事態或現象所構成之概念。今此項怪名詞既皆係基於社會現象而產生，即足以反映此一時期怪現象之多為何如？在初用時雖跡近隱語混名，但習聞稍久，耳熟能詳，咸能心知其意，了無滯礙。其間有尙屬雅馴者，亦有備極粗鄙者，爰就記憶所及，拉雜書之，以博一哂。幸今後國事日新，願此類怪象及其怪名之永遠絕跡於我神聖禹域之內也。——編者按，焦桐先生為新聞界前輩，二十餘年來主持港滬各大報筆政，抗戰期間，對大後方文化工作，宣揚聖戰，翰墨所染，洛陽紙貴，此次本刊始創，力懇指導，猥蒙贊助，並承長期撫贊，本稿資料珍貴，文筆洗鍊，含著尖銳，悉為本刊增光，祈讀者注意之。——

陰陽界

本為民間舊有傳說中之一種飄渺境界；其說各地不一，因事屬迷信，大抵都荒誕不經，但認為是人鬼分界之所在地，則舊劇及舊小說中亦每每擊鑿言之。今此一陰陽界一詞，係專指淪陷區及抗戰區所接壤處之一區脫一地帶而言，蓋亦假借譬喻，兼而有之也。前當對日作戰時，東北四省之廣大失地且不論，榆關以西，長城以南，北起荒漢，南訖漳越，戰線蜿蜒數千里，凡兩軍守衛據點之最前，遙相對峙，中間各有若干距離，而戰事則已呈膠着狀態者，久而久之，即形成一自然的緩衝地帶，今之所謂一陰陽界一者，就是這些場所。其地有廣有窄，窄處一人一鬼一截罕至，僅偶有漁牧輩汲者出沒而已。但廣處則仍有居民守其田舍廬墓，雖人鬼雜處，或人鬼擾攘，或受靈鬼類之擄掠之故，懸懸不忍去血地。吁！可哀也！大概此等地區，人失人性，鬼盡鬼惡，換言之，鬼固面目狰狞，以鬼自居，人亦鬼鬼祟祟，鬼行事，是以

兩面照會

昔當民國十六年，

我國民革命軍北伐進駐長江的時候，孫傳芳部與馮玉祥至江北，與我軍隔江對峙，戰事遂有一極短時期陷於停頓狀態。在此時期，商人不能久耐，都想買運有無，求取厚利，尤以行駛揚子江之輪船，急謀通航。那時，外商已經開航，華商恐受查檢檢査等麻煩，相率在船尾插本製之旗，一面漆成青天白日，另一面漆作五色舊徽，旗有正反插輪，不論上駛下駛，只須翻一個身，就能使兩岸士兵但見己方通

用之旗，聽你自由通過，遂得暢行江心。這就是當年船界的所謂「兩面照會」，在那時他們都互慶成功，認為是最得意之舉。但此次抗戰，乃國際性戰爭，商人即使牟利心切，也不能像從前那樣依法泡製，因恐萬一弄巧成拙，反而兩面不能討好，是以所謂「兩面照會」者，當然另有其人了。現在大概來說，約有下列三種：（一）小學教員，生活清苦，這是大家知道的，惟其清苦，所以最彊硬，一肩破行李，半榻殘書本，身上除了一紙學校證明書之外，更無長物，這樣，人家看到你，只有搖頭，但願你早早過去，免得妨礙其他來路。（二）小販，其蓬頭垢面胼手胝足之形狀，一囊附身，相依為命的神情，就是絕好的天然照會，俗語說得好，「枯草裏逼不出油」，即使連人帶物，一氣統吃，試問所值幾何？這樣，設無冤家對頭，可望通過大吉。（三）包運商，即收取貨主若干運費，負責將貨物由甲地運到乙地，不使損失，亦此時此地一種應運而生的寶貴。其規積有大有小，小者係由多數小販集股而成，包帶時可用黃金作抵押，信用極佳。大者資力更厚，有現金保，本票保，辦法更完善。他們事前先在兩地早有安排，故完全由一開銷一做起。一開銷一類有定規，何貨何價，或一次繳足，或一月一納，約定一種通行符號（如小旗一面），即可直駛而過。至於另一種交換商，其稱貿易公司，或稱過塘行，其性質就稍有不同了。此外，尚有一類非商人，其行動不盡為圖利，而早有特殊必要，方由自由區出外，事先經友好疏通妥當，亦能往返無阻。

全國通行證

凡往

陰陽界者，不論其人為政為商，除其真可以講交情而安全通過者外，無不從「開銷」做起，開銷要錢，錢即鈔票，故鈔票即為「全國通行證」。原來，凡在自由區或淪陷區單面通行者，例須各備證明文件，此在自由區大抵為差假證，在淪陷區則普通為居住證，混稱通行證。凡通過陰陽界者，二種通行證俱備最好，設有一種拿不出，那就難了。唯一補救之道，只有

爲什麼不

上海居人

△爲什麼不快行動

前一些時，當局發表大批的獲捕漢奸名單，曾經相當的刺激了這數年來喘息於他們魔手之下的上海人民。可是幾批發表之後，現在又沒有聲息了。我們當然知道這是政府機關慎重其事，勿使消息走漏，以免未捕漢奸逃逸的意思。不過滿足民族仇的心理是需要的，因此，自勝利和平至今三月以來，一般老百姓不禁失望於當局處事的緩慢。我們以爲處置漢奸正如處置敵人一般，越快越好。你看敵人不是因爲受降手續的過慢，而把寬裕的時間去從容毀滅他的毒害中國人民的痕跡和藏匿大部武器？漢奸也是這樣的，他們能逃逸，能行賄，能探身一變而爲「地下志士」。這種情形要使眼巴巴看到抗戰勝利的老百姓失望的。我們看到出賣法國的賴伐爾已被槍決，看到出賣挪威的蔡士林已被處死，我們爲什麼不能看到自己的國奸快被審判處死呢？

△爲什麼不嚴厲一些

世界各地在呼籲：如果對待法西斯的殘餘太寬大，將來的後患是無窮的。德國被打滅了，最近傳說希特勒確已死亡，可是還有人相信，希特勒已經受過科學的手術，改裝面容和聲音，在生存着準備再掀起一番亂。這是可能的，而且這種相信，在防止法西斯思想的再起上是應該的，我們決不能以爲法西斯禍首已死，而安心樂居了。在德國，盟邦，尤其是蘇聯，主張嚴厲對待那些禍首。在日本，以麥克沃塞元帥這種手段，還有人批評太寬大，而在中國呢？我們看見曾經親視和毆打過中國人的日僑還是泰然的在路上行走，日戰俘在集中營里還甚用着武器偷射盟邦軍士。我們的這種寬大態度，他們是不會賞識的。中國人受了日本多少年的痛苦，現在出了頭，要求爲什麼不嚴厲一些？

△爲什麼不言行一致

物價須壓平至九月十二日之前，這是官府的一道命令。可是在這命令之下，物價反而漲得厲害。不是商人不聽命令，而是他們對命令失却信仰。過去在敵僑統治之下，關於物價問題就是用這道命令來解決，結果未曾解決，而現在的政府又是用同樣方法來處置，不得大家說：這和從前又有什麼二樣呢？你到了菜場去看，黑牌上寫了限價，可是准照限價出賣？如果政府真的想存心對物價問題解決一下，第一須言語一致說到就做。

△爲什麼不用美金

許多房子公寓都用美金來定房金，許多房客出着怨言。可是爲什麼不讓他們用美金來定呢？政府如果要維持威信與國法，便可將那些用美金定房金的房子調查一下，照他們所定之價允准。然後要他們到國家的威信，官定的兌換率是法幣二十元換一個美金，房客便可以用這標準以法幣付房金。這辦法是猛公允的，在處置房金問題上，政府爲什麼不這麼來一下，爲什麼不告訴人民，美金的真正價格，只是法幣幣二，元？

搶救文化

筆耕

人類如果是精神生活的動物，文化糧食總是需要的。所以抗戰勝利之後，有人在大喚文化復興，文化建國，因爲過去敵偽時代那些缺乏正確觀念的，沒有靈魂的；歌功頌德與頹廢色情的偽德與國文化殘澤，已被人揚棄了，已被時代送進坟墓裏去了。

我們所需要的，當然是新生文化，雖然在那些目不暇接琳琅滿目的書報攤上，我們一時無法斷定那些內容是百分之百的真正新生文化，但至少有一點是值得欣慰的，便是新刊物新書籍，新報章，風起雲湧，層出不窮。

然而問題來了！我聽見知識階層想讀書的人嘆息不起書，書攤小販說刊物銷路好的寥寥可數，編輯和寫稿的嘆息說話難，靠文章，編書還是活不了，依然祇好當副業，出版的老板們，嘆白報紙太貴，排印工太貴，總之，新生文化還在苦難中，一片在掙扎裏的愁嘆與怨言，就充塞了我們新生活文化界。

如果要窮迫到底，爲什麼人民沒有購買力？爲什麼文化界依然窮用到沒辦法？爲什麼中國沒有像外國那樣偉大長久的刊物出版？那問題就該談大了。

好在我們的文化界是窮困慣了的，文化人終於是文化人，再惡劣的環境下，文化人還祇有拿着一枝筆桿，可憐地做他一點文化工作。

不過，我想我們如果還需要文化的話，我們總得搶救文化，搶救文化的先決條件，却還在搶救我們生活！生活解決不了，文化也搶救不了！

因爲人類文化生活還是附屬於生存條件之下才有其價值的。

走的，不是便可以解決生活了嗎？

沙斐回過頭來吓了他一聲：「吳吼，你就是這要窮到這地步！」

矮胖的吳吼對她扮了一個鬼臉，「但是也頂好，你和章剛的事，不是我擔任義務宣傳的？」

沙斐小聲子上的被纏繞未解去，她跑到吳吼面前，用手扮出要打吳吼耳光的樣子說：「甚麼義務宣傳，我要換你！」她鼓起了嘴，後面一句話，學着吳吼的聲音，使人笑了起來。

章剛的心又忽然感到些暖和，二十二歲的他，原並不衰老，只是對藝術孜孜不倦的研究，使他變成一個羅丹著名的雕像——「思索的人」那樣的沉靜，而制作的不受歡迎，則使他陷於煩慮，不過看到了沙斐，他便像寒夜的沙漠上見到一支松明。

這支松明是有着光，有着熱，更有着微弱的清香。

撥去煩惱的塵絲，幸願的記憶的網裏，章剛不忘记半年前認識她的

那回事——

是在業餘劇團裏，章剛擔任一個獨幕劇的導演職務，但缺少個小角色——一個遊蕩婦的女兒，沒有適當的演員，於是他的同學——陳繼

介紹了沙斐來了：

那是暮春的早晨，她來了，穿着藍色的旗袍，溫雅嫵媚的姿態，不脫稚氣的舉止，清新動聽的國語；上把章剛吸引住了，而更使章剛迷惑的是她那多思慮的眼睛，高傲的鼻子，對於她，章剛覺得甚要那好。

後來她便演戲，在演戲之中，章剛是指導沙斐的，他感到沙斐有着不少未發掘出來的優秀的本質，因此他借給她不少書本，他更時常講述一些演戲的理論。沙斐是進步了不少，但她的修養並沒有把她的活潑斷

損。

於是吳吼之流「義務宣傳」了：

「昨天，沙斐和章剛在公園散步」，

「星期日，他們在羅宋人開設的餐館裏」，

「夜裏，他們不知說了多少情話」。

但章剛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達到這樣的時候，他只笑了笑，雖然他心裏是很愉快的，

不過他想到他的戲，他的現在上演的新作，遭遇到的失敗，又感到陰暗。

他焦灼地等待沙斐下了班，換了衣，於是說：「我們一同走回去」

沙斐望了望他：「怎麼，你這幾天精神不大好？」

章剛點點頭，只是說：「是的，我也莫明其妙！」（未完）

走動，不是便可以解決生活了嗎？

沙斐回過頭來吓了他一聲：「吳吼，你就是這要窮到這地步！」

矮胖的吳吼對她扮了一個鬼臉，「但是也頂好，你和章剛的事，不是我擔任義務宣傳的？」

沙斐小聲子上的被纏繞未解去，她跑到吳吼面前，用手扮出要打吳吼耳光的樣子說：「甚麼義務宣傳，我要換你！」她鼓起了嘴，後面一句話，學着吳吼的聲音，使人笑了起來。

章剛的心又忽然感到些暖和，二十二歲的他，原並不衰老，只是對藝術孜孜不倦的研究，使他變成一個羅丹著名的雕像——「思索的人」那樣的沉靜，而制作的不受歡迎，則使他陷於煩慮，不過看到了沙斐，他便像寒夜的沙漠上見到一支松明。

這支松明是有着光，有着熱，更有着微弱的清香。

撥去煩惱的塵絲，幸願的記憶的網裏，章剛不忘记半年前認識她的

那回事——

是在業餘劇團裏，章剛擔任一個獨幕劇的導演職務，但缺少個小角色——一個遊蕩婦的女兒，沒有適當的演員，於是他的同學——陳繼

介紹了沙斐來了：

那是暮春的早晨，她來了，穿着藍色的旗袍，溫雅嫵媚的姿態，不脫稚氣的舉止，清新動聽的國語；上把章剛吸引住了，而更使章剛迷惑的是她那多思慮的眼睛，高傲的鼻子，對於她，章剛覺得甚要那好。

後來她便演戲，在演戲之中，章剛是指導沙斐的，他感到沙斐有着不少未發掘出來的優秀的本質，因此他借給她不少書本，他更時常講述一些演戲的理論。沙斐是進步了不少，但她的修養並沒有把她的活潑斷

損。

於是吳吼之流「義務宣傳」了：

「昨天，沙斐和章剛在公園散步」，

「星期日，他們在羅宋人開設的餐館裏」，

「一場的，架子真大」，一個矮胖的演員是將兩隻腳擱在凳子上，一聲不響的，忽然朝章剛瞥一掃！

章剛仍只有冷淡的一笑，他心裏很懊悔讓羅青來担任這一角的，羅青的外型，雖是適於演一個這樣的角色，但她對於角色的個性並沒有了解，台詞不大很細心的探究，到了台上下便又自由的甩甩眼，不過在這戲裏，她甩眼眼的機會，並不多，而觀衆也對她不如平日的擁戴，戲院老闆也會極力勸他特約羅青，那是會了羅青能抓住一些發達的商賈的座客，但這一著是失敗了而在，章剛是覺得他的劇本被羅青損污，她一點沒有把握住性格，到老晏才來，匆匆的化妝，匆匆的走到台上，隨隨便便的演，爲羅青提詞的，幾乎要刪改去幾個字眼，想到這些，章剛便煩惱起來了：「真像一個演文明戲的角兒，想不到在劇壇這樣走紅！」

那矮胖的演員生來是樂天派的氣質，把自己橘紅色的鼻子捏了捏又說：「像羅青這樣的貨色，要演甚麼戲呢，她只要多在過房爺那兒走動

走動，不是便可以解決生活了嗎？」

沙斐回過頭來吓了他一聲：「吳吼，你就是這要窮到這地步！」

矮胖的吳吼對她扮了一個鬼臉，「但是也頂好，你和章剛的事，不是我擔任義務宣傳的？」

沙斐小聲子上的被纏繞未解去，她跑到吳吼面前，用手扮出要打吳吼耳光的樣子說：「甚麼義務宣傳，我要換你！」她鼓起了嘴，後面一句話，學着吳吼的聲音，使人笑了起來。

章剛的心又忽然感到些暖和，二十二歲的他，原並不衰老，只是對藝術孜孜不倦的研究，使他變成一個羅丹著名的雕像——「思索的人」那樣的沉靜，而制作的不受歡迎，則使他陷於煩慮，不過看到了沙斐，他便像寒夜的沙漠上見到一支松明。

這支松明是有着光，有着熱，更有着微弱的清香。

撥去煩惱的塵絲，幸願的記憶的網裏，章剛不忘记半年前認識她的

那回事——

是在業餘劇團裏，章剛擔任一個獨幕劇的導演職務，但缺少個小角色——一個遊蕩婦的女兒，沒有適當的演員，於是他的同學——陳繼

介紹了沙斐來了：

那是暮春的早晨，她來了，穿着藍色的旗袍，溫雅嫵媚的姿態，不脫稚氣的舉止，清新動聽的國語；上把章剛吸引住了，而更使章剛迷惑的是她那多思慮的眼睛，高傲的鼻子，對於她，章剛覺得甚要那好。

後來她便演戲，在演戲之中，章剛是指導沙斐的，他感到沙斐有着不少未發掘出來的優秀的本質，因此他借給她不少書本，他更時常講述一些演戲的理論。沙斐是進步了不少，但她的修養並沒有把她的活潑斷

損。

於是吳吼之流「義務宣傳」了：

「昨天，沙斐和章剛在公園散步」，

「星期日，他們在羅宋人開設的餐館裏」，

「夜裏，他們不知說了多少情話」。

但章剛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達到這樣的時候，他只笑了笑，雖然他心裏是很愉快的，

不過他想到他的戲，他的現在上演的新作，遭遇到的失敗，又感到陰暗。

他焦灼地等待沙斐下了班，換了衣，於是說：「我們一同走回去」

沙斐望了望他：「怎麼，你這幾天精神不大好？」

章剛點點頭，只是說：「是的，我也莫明其妙！」（未完）

走動，不是便可以解決生活了嗎？」

沙斐回過頭來吓了他一聲：「吳吼，你就是這要窮到這地步！」

矮胖的吳吼對她扮了一個鬼臉，「但是也頂好，你和章剛的事，不是我擔任義務宣傳的？」

沙斐小聲子上的被纏繞未解去，她跑到吳吼面前，用手扮出要打吳吼耳光的樣子說：「甚麼義務宣傳，我要換你！」她鼓起了嘴，後面一句話，學着吳吼的聲音，使人笑了起來。

章剛的心又忽然感到些暖和，二十二歲的他，原並不衰老，只是對藝術孜孜不倦的研究，使他變成一個羅丹著名的雕像——「思索的人」那樣的沉靜，而制作的不受歡迎，則使他陷於煩慮，不過看到了沙斐，他便像寒夜的沙漠上見到一支松明。

這支松明是有着光，有着熱，更有着微弱的清香。

撥去煩惱的塵絲，幸願的記憶的網裏，章剛不忘记半年前認識她的

那回事——

是在業餘劇團裏，章剛擔任一個獨幕劇的導演職務，但缺少個小角色——一個遊蕩婦的女兒，沒有適當的演員，於是他的同學——陳繼

介紹了沙斐來了：

那是暮春的早晨，她來了，穿着藍色的旗袍，溫雅嫵媚的姿態，不脫稚氣的舉止，清新動聽的國語；上把章剛吸引住了，而更使章剛迷惑的是她那多思慮的眼睛，高傲的鼻子，對於她，章剛覺得甚要那好。

愛文舒花襪廠

出品精良

式樣美觀

價格公道

經久耐用

各大公司

均有出售

發行所

上海汕頭路二十二號
電話九〇三一轉

總經理 嚴履中
營業部 主任 鄭逸舟

廠址

上海順昌路五百六十六號
電話八四六一轉

編後語

上海，真不愧為全國經濟文化中心之地，勝利的號角剛響吹過，在經濟方面我們還沒有看到真正的成就；可是在文化方面會有超越的進展！

新聞界在抗戰期間盡了他最大的努力，在共赴八一三以後上海的環境，當敵人在四面包圍着漸漸逼緊時，新聞從業員仍出生入死，披肝瀝膽，以神聖的崇高的職務會盡了他最艱苦的大職。

歷史展開了新的一頁，這進而走「無產階級」們又回來了，再接再厲的編譯着他們為黨工作的崗位，停刊的各大報均先後呈准復刊，刊物更是蓬勃不斷開出新的花果！

本來在這滿目琳琅文化花園裏，用不到多此一舉來湊熱鬧！但是，我們有我們的思想，意見，與志趣！我們不但要把我們要說的話盡量說出來，同時更希望還有那些廣大的一帶們，也說出要說的話，這塊園地就是屬於那些廣大的一帶們的。我們幾位同處艱苦的環境下，戰戰兢兢的編成這本冊子，內容當然不够充實，但理想的第一號終成爲事實而呱呱墮地了，它的營養它的前途是希望廣大的「我們」來撫育來提攜！

本期彙集了許多台灣資料，新爲專號，因爲這是當前的問題，而執筆者都是研究有素的專家，我們感謝這誠摯友情的幫助。以後希望每期都有一個中心問題，來作我們的公致。

張政明先生撰有「東京被炸目擊紀」，文情並茂，張先生係最近由東京歸來，理應寫作，雖然巨

公道週刊

創刊號

每份定價七十元

民國三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出版

○ 爾塔路三二〇號 ○

○ 電話七四六〇八〇 ○

發行人 許琢章
編輯人 王望季
發行者 公興出版社
經售者 新生書報社

廣告刊例

裏封面	二萬元
封底	一萬八千元
全面	一萬六千元
半面	八千元
三分	六千元
四分	四千元

